

# 多元文化與民族認同的家園

## 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前花蓮教育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多様文化と民族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家 東華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前・花蓮教育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A Homeland for Multi Cultures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文 | 王應棠 (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圖 | 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這是台灣目前唯一以「多元文化教育」為名的研究所，我們主張「把文化的多元情境視為研究前提，並對其中隱涵的單一文化霸權進行批判與改革。」這樣強調批判與重建的主張，總是特別引人矚目的。

### 多元族群的認同家園：關於多元所

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原先設於併校前的花蓮教育大學，在1996年開始招收第一屆碩士班研究生，至今已歷經十二個寒暑。2003年開始招收博士班學生。多元所在花蓮是一個很特別的學術單位，當時教育部積極鼓勵大學設立有特色的系所，配合花蓮地區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以及教師的學術專長，多元所就這樣誕生了。

我們的課程架構設計，希望能以跨學門領域的方式，來理解多元文化教育，所以課程是以文化研究為基礎，再加上教育學、社會學跟

人類學，課程相當多元且具深度性。強調從邊緣視角出發，尤其注重族群、性別與階級的議題，以及其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關懷社會中的弱勢與差異情境，來檢視主流社會所隱藏的成見盲點。多元所成立後，即陸續吸引原住民學



穿著族群服飾的東華大學多元所學生與行政助理。



2003年校慶遊行中的東華大學多元所師生。

生就讀，並有日漸增多的現象，主要原因是近幾年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開始有原住民畢業生，多元所成為吸引他們繼續深造的場所。

### 五色繽紛：多元所的原住民學生

我是在2003年秋天加入多元所服務，剛來時所內新生只有一位太魯閣族研究生。我仔細檢視最近5年多元所原住民學生的人數與民族分佈，發現人數最多的一屆是96級碩士班，共有9名，幾乎佔全班人數的一半，他們來自布農、阿美、泰雅、太魯閣、排灣族，也幾乎佔原住民族群數的一半。其他年度分

別是：93級1名（泰雅族），94級3名（阿美、泰雅、鄒族），95級6名（太魯閣、阿美、布農、排灣族），97級3名（阿美、排灣族）。除此之外，93級博士班有一名排灣族學生，而服務學生和老師的多元所行政助理也是原住民（太魯閣族）。

原住民研究生辦活動點子特別豐富。94級所學會為原住民學生人數的95級新生所舉辦的迎新，地點選在海岸線的牛山呼庭。原本是為全所師生提供相互認識的機會。卻出乎意料之外的，被迎新的對象不止搶盡舞台的光芒，還反過來主導節目進行，讓老師們



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所的原住民學生創造了族群互動的場域，讓沒有族群接觸經驗的漢人學生有一個反觀自我族群的機會。



2003年校慶遊行中的東華大學多元所師生。

在他們的「哄騙」下「零零落落」的上台表演，簡直顛覆了原有的角色與關係。送舊也很勁爆，鄒族的學生會活動組長安排到荖溪橋畔野餐烤肉戲水，走出室外接觸自然風光，一群人更在清澈的溪水中玩瘋了。

### 族群互動的場域：在差異中看見自身

記得2006年秋天在我開設的「認同與差異」課程中，第一次上課課程介紹後，留出一段時間讓修課同學自我介紹。首先由一位原住民學生開始自我介紹，她講完自己來自何方，哪一個大學什麼科系畢業後，還說自己是原住民阿美族；但輪到下一位學生自我介紹時則

沒說族名，我問他屬於哪一族，他楞了一下，似乎反應不過來，停了幾秒後才有些遲疑的說：「漢族」。王甫昌（2003）的《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書中提到台灣流行的「四大族群」說法，他指出族群類屬原來並不是界線分明的團體，而是一套關於「如何分類人群的意識型態」。已經流行並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原/漢、本省/外省、閩南/客家的分類中，每個族群的類屬其實有明確的對比對象，而個人的族群身份可以是多重的。這些族群類屬的建構，都與成員共同的歷史經驗有關，也與他們和其他群體的接觸經驗有關。「原住民」與「漢人」的區分，其實是在1980年代的原住民



書念得越多，與部落家人、族人的想法卻愈行疏遠，這是多數原住民學生的隱憂，這其中更有不同族群特性的影響。

社會運動過程中，為界定出共同的壓迫者—「漢人」—而產生相對應的「泛原住民」的族群想像。

原住民學生的族群身份認同已獲年輕一代所接受，因此大方的自我表白族群身份；但是年輕一代的漢人學生，在他們來多元所之前，對原住民的認知通常只有透過媒體或其他間接資訊，很少人有實際的接觸經驗，因此在面對原住民同學的族群自我表述時，會顯得慌亂而不知所措。在沒有族群直接的接觸經驗之前，他們從來不需要問：「我是誰？」作為漢人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事實。只有面對不同族群之際，進一步要透過言說明確的表達出來時，才在差異的體驗中開始覺知自我族群的標誌。多元所的原住民學生創造了族群互動的場域，讓沒有族群接觸經驗的漢人學生有一個反觀自我族群的機會。

### 從具體經驗出發：研究與族群特性

就像漢人學生有城鄉、階層差異，多元所的原住民研究生也不是沒有這些差異，他們還多了族群因素。這體現在學習的過程中，就有各式各樣的現象產生。書念得越多，與部落家人、族人的想法卻愈行疏遠是多數原住民學生的隱憂，這其中更有族群特性的影響。以排灣族為例，排灣族大學生當公務員的比例在各族中一直相當顯著，一名南排灣族學生擁有天生的好歌喉及主持節目的能力，也對研究工作感興趣，父母卻一定要他去考原住民行政特考當公務員，認為這是大學生最好、最穩當的出路。雖然承受父母很大的壓力，這也激發他想要探索公務員這一行是如何主導部落價值選擇



### 王應棠

1956年生，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長期穿梭於山海原住民生活地區，工作、研究領域與興趣集中在族群文化認同、家的意義、聚落保存與社區發展等議題。雖屬漢人，喜歡結交原住民朋友，尤其是各類文化藝術工作者。「原」化程度頗深，大約可歸類為「熟漢」一族。

的研究當成論文。另外，由於排灣族傳統的「長嗣繼承制」，讓一個家庭的長嗣在成年後必須以留在家中作為生涯計畫的優先考量。一位中排灣族學生因為是次女，她沒有任何牽掛的選擇到多元所進修。留在家中的姊姊與部落其他長女友人的羨慕目光中，她反思她這群姊妹的身份與經歷，選擇「掙扎與妥協 當代排灣族長嗣女性對家的義務、責任與意義」作為論文題目。

上述這兩個與特殊族群傳統與價值觀息息相關，並仍然具體對族人產生影響效果的經驗，當轉化為研究的動機時，這種取向在多元所是受到支持與鼓勵的。在研究中，理論是提供認識經驗現象的視角，只有以活生生的經驗為基楚，結合現實生活所關注的議題，研究才能對我們產生意義。而對研究議題與對象有了更深入認識的同時，也會深一層的自我理解，不論是在族群或是個人的層次。◆